

그 남자네 집

那个男孩的家

NA GE NAN HAI DE JIA

〔韩国〕朴婉绪 著
王策宇 金好淑 译

我们的拥抱既不同于我梦中的拥抱，也不同于我曾渴望的拥抱。我们的拥抱平静而完美，就像水。如果我们能以此诀别，那我就满足了。

初恋，那个宛如秘密之花开放的男子……

回忆，能让岁月的伤痕散发出光芒……

纯洁的初恋和恍惚的绝望，深深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韩国
文学
丛书

45

韩国文学丛书

그 남자네 집

那个男孩的家

NA GE NAN HAI DE JIA

〔韩国〕朴婉绪 著

王策宇 金好淑 译

我们的拥抱既不同于我梦中的拥抱，也不同于我曾渴望的拥抱。我们的拥抱平静而完美，就像水。如果我们能以此诀别，那我就满足了。

初恋，那个宛如秘密之花开放的男子……

回忆，能让岁月的伤痕散发出光芒……

纯洁的初恋和恍惚的绝望，深深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7 - 4057

Text Copyright © 2004 by Park, Wan Suh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yeondai Munhak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ark, Wan Suh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个男孩的家/(韩)朴婉绪 著;王策宇,金好淑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 - 7 - 02 - 006246 - 1

I. 那… II. ①朴…②王…③金… III. 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311 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景林

那个男孩的家

Na Ge Nan Hai De Jia

[韩] 朴婉绪 著

王策宇 金好淑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1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3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978 - 7 - 02 - 006246 - 1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译者前言

朴婉绪一九三一年生于韩国京畿道开丰郡，淑明女子高中毕业后考取首尔大学国文系，旋因朝鲜战争爆发中断了学业。一九七〇年《女性东亚》杂志征集长篇小说，她以《裸木》获选，从此登上文坛，开始了精力充沛的文学活动，以其特有的辛辣视角捕捉人类隐秘的矛盾气息，暴露生活的真相，构筑起了卓而不凡的作品世界。主要作品集有《妈妈的木桩子》、《寻找花朵》、《黄昏的插画》、《只说一句话》、《苦涩的你》；长篇有《踌躇的午后》、《站立的女人》、《那年冬天真暖和》、《你还在做梦吗？》、《未忘》、《那么多山羊蹄是谁吃了？》、《那座山真的在那儿吗？》、《很久前的玩笑》；还有童话《他看了，真好》以及随笔集《给最后一名的喝彩》、《女人和男人的风景》、《存在的希望》、《我为何总为小事愤慨？》、《成人之事，人间之事》、《豆腐》等。作品获奖无数，其中有韩国文学作家奖（1980），李箱文学奖（1981），大韩民国文学奖（1990），现代文学奖（1993），东仁文学奖（1994），大山文学奖（1997），万海文学奖（1999）等。

步入中年才登上文坛，而且还是个“女性”，这在韩国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朴婉绪的出现曾令当时的韩国文坛大为惊异。现在，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创作活动仍活泼频繁，是个永远的“现役作家”。她“至死都是现役”的名言对后辈作家来说是个神话。在她那永不老旧的心中似乎保有一个创造力和想

像力的聚宝盆。

隐藏在朴婉绪小说中的热情和创造力的根源，很吊诡的，其实是一种废墟意识。她关心的不在历史上民族的悲剧，而在于神圣的理念遭到破坏的家族的生活。藉着家族呈显她的废墟意识；也藉着家族治疗那受破坏的伤痛。父亲早逝，兄兼父职的哥哥的死亡使朝鲜战争在她记忆中成为一种巨大无比的暴力。聪明伶俐胸怀大志、相信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却让战争夺去了她的所有。目击这一切的朴婉绪在兄长死亡之后，她周围的世界成了充满冷笑与轻蔑的废墟。战争和因战争造成的哥哥的死亡，对她而言是一种最根源的伤害。她之成为作家，也和这“受诅咒的伤害”有关。

韩国文学和韩国的近现代史并肩齐行。韩国的作家关心历史，政治等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朴婉绪主要是藉小说说“自己的故事”。她通过小说治愈自己伤痛的记忆，读者则在作者编排的小说结构中共享作者的经验。就这一点来说，朴婉绪是个就坐在我们身边的说书人，而不仅是个支配读者的艺术家。她虽然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较迟，但也正是那历练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为她丰饶的小说世界的泉源。

说故事的好手朴婉绪在她大量的作品中融入生命的基本问题。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以女性的立场具现女性间的友爱和情绪上的亲密感，同时也灌注了母性的温柔之爱。将七十五个短篇依发表年代收录的集子《朴婉绪短篇小说全集》，便有评论家盛赞它是“技巧娴熟的匠人手下刻绘的风俗画”。

朴婉绪是这个时代的道德家，她将我们周遭平凡但因此更美丽的故事，用低沉的语调、一针见血的笔触来表现。她的第十五部长篇小说《那个男孩的家》和其它作品一样，以它独具的感伤力和充满机智的文句构筑而成，不仅在阅读上饶

有兴味,也带给人深深的感动。小说中五十年代朝鲜战争后首尔市疲惫的风景如在眼前重现。它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现在年事已高的主角寻找当年初恋情人“那男孩”住过的敦岩洞安甘川为故事的出发点。整部小说让我们感受到透视并追踪作家率直的内在世界的趣味,那种追寻具有读者因自己被理解而沉浸于喜悦的奇妙的魅力。它不仅以熟练的笔触描绘初恋的波纹理智,连那波纹理智的背景也一一描述,将初恋的深刻感情及它特具的时代性的背景,像放大一样让我们既深且广地记忆并理解它。因此,读者将会视作品为教给我们“广义的人生是什么?”的一份无价的礼物而永怀不忘。

小说其实是年过七旬的朴婉绪有关初恋的告白故事。她如此自白:“写作期间,就像写情书般充满了爱而且幸福。”并表示这部作品是致“文学”之献辞,因为,惟有文学才能帮助我们忍受并度过艰难困苦的时节,为自己的人生寻得出路。

王 策 宇

2007年7月

1

住在公寓的学妹告诉我她要搬到庭园住宅去了。我不问情由答了一句“真好”，但房子究竟在哪儿，那个地区的名字并没有听进耳朵里。也许漫不经心也是一种习惯。自从我知道自己有老化现象——对名字或数字的记忆力显著减退——以后，便习于对那些事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对于房子的模样，有没有庭园，有几间房，视野如何等等，却追根究底问得很清楚。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那些。

几年前我也结束了长久的公寓生活搬到庭园住宅。虽然从行李打包到新居整理全部委托给搬家公司，我只需清闲地作壁上观，但我一再告诉自己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搬家。还以为不累人，安顿妥当却累瘫了。原来，看着在固定观念里应该很累人、却变得一点儿也不累的事的进行，会是那么地令人疲倦。躺在庭园住宅的第一个晚上，堆栈着异常的疲乏，问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来到这里。我因后悔而睡不着觉。美丽的庭园全景、清爽的空气、安静的环境、适当的孤独，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此外还奢望什么呢？住在便利设施完备，甚至投资价值也有保障的公寓，却一直觉得那不是我所追求的。

但我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属于我个人的秘密而珍藏许久的往事渐渐不再重要，终至空无所有的感觉，不是公寓所造成的；但也并非庭园住宅就能自然而然地珍藏那些秘密与回忆。新建的庭园住宅模仿公寓的构造和功能，看来好像没有任何不方便，但建筑物的管理完全系于屋主。我怎么到现在才醒悟了“不会换水龙头的伟人”这句话呢？说实话，搬家第一天的不安中，那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幸好那时已经是春天，没有冻破水龙头之虞。

第二天早上，走到院子里，到处是从土里探出头来的嫩绿新芽。好像听到它们在说：“能看到这世界的光真好。”那是只有我听得到的声音，我也在心里唱和：“这家搬得真好！”那是不曾预期的喜悦和安慰。学妹比我小二十岁。距离即使牺牲了现实利益和便利只不过得到几株凤仙花或半支莲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害的年龄还早得很。因为那一点疑惧，或许已经使我预先对学妹存下一个粗鲁的质问：“你到底想寻找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公寓搬到庭园住宅去？”不管我心里想什么，学妹照预定计划搬了家，并告诉我陌生村子里的新鲜风景。主要是斯文持重的中产阶层聚集的颇有年轮的住宅区。原以为周遭环境会非常安静，可也许是因为靠近大学，处处洋溢着年轻人的勃勃生气。整天眺望窗外也浑不觉无聊。问她是什么大学，她告诉我：“诚信女子大学。”

“诚信女大在敦岩洞呀？”我有点儿吃惊。“是啊！”她答。可是现在已经划分为好几个洞，各有各的名称。学妹告诉我的是新地名。我对那一带的地理位置很清楚，细问之下，她的家一定在诚信女大和城北警察局之间。我少女时代的最后一个家是在诚信女子高中和警察局之间。结婚的时候娘家也搬到了别的地区，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去看看。就算有机会也回

避了。我在五十年前离开了那地方,五十年是一段很长的岁月。敦岩洞不是偏僻地区,距市中心也不远。越过惠化洞的小坡,在通往弥阿里、吉音洞、水榆里的大道上往来,五十年间岂止一两回!路边有个东岛电影院——我是那儿的常客——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电影院消失,是透过公共汽车和电车的车窗知道的。我扭着腰转疼了脖子望着那空荡荡的电影院原址。那时,我满怀惆怅告别的不仅是电影院,还有下着雨的黑白银幕上的琼·马雷^①和查尔斯·博耶^②。

那么,学妹的新居应该是传统的所谓“韩屋”。因为离开后就再没去过,那村子的面貌反而更鲜明地浮现在脑海——像个斯文雅致的老夫人,具有某种品位,又有点儿衰败之相的朝鲜时代瓦屋村。但学妹说不是,是一半在地平面下,二楼可以出租的最新式二层住宅。还说那儿“韩屋”所剩无几,剩下的几座也只留下了朝鲜时代的瓦片屋顶,大部分改建为咖啡馆、快餐店、服装店等等。大学建在那里,住宅区理所当然成了大学城。那么,鲜明地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村子,真的曾经存在于那个地方吗?我觉得怅惘,一方面也就释然了。

为了室内装潢和庭园设计,学妹常常打电话给我。每当通话时,比起她家的摆饰装修,我对那个村子的种种更充满了

① 琼·马雷(Jean Marais,1913—),法国演员,20世纪40—50年代法国电影界红极一时的著名人物之一。一生共拍了七十余部电影,其中有《美人与野兽》、《双头鹰》、《可怕的父母》等。

② 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1897—1978),生于法国的查理斯波尔,有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演出了一系列无声电影,后来想进军好莱坞,但未成功,1934年才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明星,和英格丽·褒曼、嘉宝等大明星演过对手戏。1942年被授予奥斯卡奖。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1978年他患难与共四十多年的妻子死于癌症,两天后,他在自己的公寓自杀。

好奇。看来她因此以为我是催她快举行乔迁宴，而定了日子请我去参观新居。只邀请了我一个人，而且装潢还没有完成，中餐就在新居附近吃了以后回家喝茶聊天。她到地铁诚信女大站接我。我嘱她只要说明大略方向我就可以找了去，她仍然出来了，让我非常感谢。跟着她穿越的大街小巷，大不同于我脑子里印刻的从前敦岩洞的模样。轻盈洗练，无所不有，眼前展开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学城。比起那大学不算长的历史，它并没有新学校应有的沸腾的生气，反而让人觉得别具一种自我克制的格调。或许是因为孤独地安置在现代化橱窗顶上，虽罕见却引人注目的朝鲜式瓦片屋顶使然吧！我的记忆是朝鲜式屋顶，心慌意乱地想抓住那一点记忆，好确定它的存在。

餐厅是学妹事先调查后预约的海鲜汤店。她的选择棒极了。几种基本不可缺的海鲜和各类青菜，随个人喜好加入调味料亲自烹煮。汤头爽口别有滋味，价格也很适中。又便宜又美味，加上菜肴丰盛，是一顿极佳的午餐。靠落地窗的位子，有一种露天咖啡座的气氛，很合我的意。最近不论什么事，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挣钱、爱情，都是敞开大门不畏他人眼光的世界。远远的山脚下可以看到诚信女大高高的建筑地基。我住过的敦岩洞的家也是只要走出小巷子，就从那个角度，同样的距离，便可以瞧见诚信女子高中。难道我是在我家的旧址上吃了午餐吗？心情变得很奇怪。我告诉学妹我的想法，她说干脆在去她家之前先找找我的故居。我以为只要找到安甘川很容易就能找到旧居。发源自城北洞的山谷，流经三仙桥，敦岩桥，从我们村子前蜿蜒而去的小河那时我们叫它作安甘川。安甘川水流丰沛清可见底，村里人如果有大堆衣服要洗都带到那儿去。与河面并排伸展的大马路宽得可以分

设人行道和车道。河边杨柳拂着长长的枝条。在那个车辆不多的时代,甚至别的村子的人也特意到这儿来散步,是条安闲浪漫的大道。

找不到像条大动脉一样贯穿我脑中地图正中央的安甘川。看不到河,能用什么方法分辨哪儿是哪儿呢?很早就知道安甘川被覆盖了。但就算覆盖了河道,河面和河边大道合起来也应该开出一条八线大马路才对。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时看到塞纳河,曾想:“哎哟!那么有名的塞纳河只有安甘川那么大呀!”以一条小河而言,安甘川在我记忆中就是那么宽的一道溪流。一走出家门,就可以看到河对面城北警察局凶恶的背影和它宽敞的天井。如果没有安甘川造成的那段距离,我们家人在那儿日复一日看着那幢建筑是没法生活下去的。

那儿没有那么宽的道路,那么除了被覆盖的安甘川,第二个可以成为标识的是城北警察局。很快就找到了。不是我找到的,是在我们正打着转的时候,学妹突然说“在那——儿”,用手指给我看的。我这才知道我站在了天主教堂和神仙澡堂之间。我的旧家就在神仙澡堂后边的小胡同里。那个男孩的家在天主教堂后边。天主教堂和神仙澡堂都在河边大道旁。教堂不知是增建还是改建了,在原来的位置,但外观变了很多也更大了。澡堂则毫无变化,连名字也没有改。老天!五十年前的澡堂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五十年!澡堂要改成温泉浴、桑拿浴、热疗浴,五十年的时间不是绰绰有余吗?因为澡堂那家伙,我不能不相信那窄窄的市区道路就是覆盖安甘川所开的路。我脑中地图上的街道不是现在真正的街道,只是我想寻找,想证实的街道罢了。神仙澡堂后边胡同里的朝鲜式瓦屋一间不留。那一带盖了组屋,连正确的旧屋址也无法

分辨了。

去学妹家参观新居，喝茶。虽然不大却有个院子。原来的主人没有整修，像个无主的空地般弃置不顾。学妹大概就是看上了那个院子。地势较高，区内景致尽收眼底。

（那个男孩的家在哪儿呢？）

学妹打算明年春天在院子里种上各种花草树木，为此心情显得浮动雀跃。从松树、红楠木、樱花、映山红到樱桃、红枣等果树，再到芍药、牡丹、菖蒲等宿根草类。看着想在一个巴掌大的庭园里，没完没了地栽花植木的学妹，我却想着别的事。为什么会想到那些呢？总觉得那个男孩的家可能还保存着。

2

那个男孩搬到安甘川边时，我们搬到那儿也还不到一个月。那时新家杂乱无章还没有整顿好。我跟着母亲去五金行，提着白铁罐、簸箕、火铲、耗夹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卸下搬家行李。女主人先看到母亲，露出高兴的神色。母亲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打了个招呼。对佝偻着腰看来比母亲老十来岁的老太太那么怠慢，简直不像我的母亲。老太太是母亲娘家亲戚，虽然年纪较大，按辈分却是母亲要长一辈。仅仅因为那一点关系上的别扭，母亲的态度单方面的冷淡让人不安，又觉得可笑。我知道母亲为什么会那样。一直以一点一点增加房子面积为乐的母亲，这回因不可

知的理由，家势败落，房子大幅缩了水。比起以前住的村子，这里是房价极低的地区；而且对带着媳妇孙子三代人的家庭而言，简直是小得荒唐的——借母亲的话说——鼻屎大的房子。母亲觉得丢脸是当然的。可在家里母亲的气势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昂扬。一大家子至少还有间遮风避雨的小窝，不必付钱租房子住，这都要归功于母亲。

不管母亲愿意不愿意，老太太一脸喜色地邀我们参观一下屋子再走，执意把我们拉进屋去。正在搬家乱糟糟的样子，竟然邀一个不熟悉的人参观新居！她人看起来很好，却又有点儿不知分寸。我想，母亲的态度怠慢无礼，是因为房子变小了；老太太那么热情地招呼一个关系遥远的亲戚，则大概是因为房子变大了。这个想法使我觉得我应该紧紧靠在可怜的母亲身旁。

几个壮劳力把行李往里搬。其中有工人也有儿子女婿。家具很露骨地显示出那个家庭的生活规模。母亲看着高雅华丽的雕花衣橱，具古典风味的文件柜和颇有些年代的方桌，气势矮了半截，我却被那随便绑绑恐怕不下几千本的书吓呆了。拗不过老太太的强劝，伸长了脖子参观的屋内景观，也和村子里那些雅净的瓦屋大不相同。房子前边是停几辆大卡车也不碍人车通行的大马路，那幢房子是在从马路弯进去的胡同里。可以说是个死胡同，但很宽，而且没有街坊邻居，是那种家庭独享的空间，看来像首尔市传统建筑中很少见的护院。不仅如此，从马路上往那幢房子看，看不到大门，却能看到恐怕是故宫里才有的虹拱门。拱门是通往厢房庭园的门；通正屋的大门则在与拱门相连成辘轳把形围墙的拐弯处。不知为什么，比起那跋扈耸立的、有着石头做的门坎儿的大门，端庄高雅古意盎然的虹拱门更令我震慑。它和飞檐并列，型式相同

的朝鲜瓦屋格调很是不同。

一位搬行李的青年在我们旁边犹豫了一会儿，好像想打个招呼，老太太便介绍：“这是我小儿子。”是个爽朗大方的美男子。看着儿子的老太太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挤出满脸皱纹。似乎该是孙子才对的年龄差异使老太太看来更加没有分寸。青年穿着家居服却戴顶校帽，我立刻知道了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那是和我上的女子高中在同一区的高中。当时，以光化门为中心，新门路、安国洞、桂洞、秀松洞一带，有十余所初中高中，所以并不觉得是什么奇异的因缘。只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认为他们学校并不怎么入流，多少挽回了一点自尊心而觉得庆幸。

那天里里外外忙得停不住脚，只在中门往里屋张望了一下就出来了。老太太实在亲切地引我们参观房子，大概让母亲感到不安。她比母亲大个六七岁，在娘家那边又是侄辈的远亲，本来大可不必往来。但远亲既然成了近邻，便打算即使只送盒火柴^①也该去拜访拜访。去了一趟才知道他们家的大儿子是政府高官，媳妇儿也礼节周到恭敬诚恳，让人羡慕眼红。但羡慕之余还不忘加一句：

“那有什么用？结婚的时候娘家景况差得很。要说人物嘛，新郎更像模像样，书也读得多，长辈都担心他们能不能过得好。到现在他家大儿子还对太太持家挑剔得很。”

“那老太太连这些也跟您说？”

“非说了才知道啊？她媳妇那么温柔闲雅，可看来也免不了要做洗衣煮饭的杂务。对别人好也是，在丈夫和其他婆家

① 韩国习俗，庆祝亲友乔迁之喜送火柴、洗衣粉、卫生纸等表吉祥。

人面前气短成了习惯嘛！哪有富家太太那样过活的！裙子又破又短，手指头像耙子似的。”

这是主见很强的母亲自我安慰的方法。

决定性地给予母亲优越感的是我。成为大学新生，和母亲一起去买鞋子时碰到了那老太太。母亲很得意地说，我女儿考上首尔大学了，现在要去买鞋子。只要说考上大学就够了，连校名也报上，是因为母亲自满于首尔大学之上再没有更好的大学。老太太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好大学，但不是首尔大学。看了母亲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好似生平第一次尽了孝，既得意又颇谦然。

毕业才几天，已经觉得高中生活变得很遥远。

上学时间，元南洞到安国洞闲寂幽美的道上便挤满穿着校服的男女学生。一旦学生聚集的密度有一丝减少的迹象，那就是可能会迟到的信号，从那时开始最好赶快跑。我们学校以校长站在校门口辱骂迟到的学生著名。因为特别注意虹拱门家小儿子就读学校的学生，有几次上学途中和他偶遇。短短地视线相交，也可以感受到他散发的神采。连确认他是不是认得我的时间也没有就遑急地避开。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老实安静或害羞，而是那时代严格禁止高中生与异性交往，且我又是个人人眼中的模范学生。但即使只是那短暂地眼光接触，也让我一整天心情愉快。当知道我们都成了大学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碰了面再也不必那么躲躲藏藏，现在自由了！不必把白校服的领子皱皱地折到里面去也可以出入电影院。光是想象这么小小的自由也兴奋得要爆炸似的一年级新生，泰然和一个男孩的目光相迎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学妹的家还没有整理好。装好后面阳台的铝门窗,接着搬土车就来为院子里混拌新土和旧土。看她们忙乱我便起身告辞,学妹坚持要送我到地铁站。寻找旧居时不知看起来多么没有识路的能力,让她觉得我是个连地铁站也找不到的束手无策的老人了。我推说还要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委婉地拒绝,而吐露了那男孩的故事。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往事,越想隐瞒,越是招来对方的好奇心。学妹以一副沉迷于爱情小说的少女般的表情为我带路。

知道了我的旧居,从那儿出发寻找男孩的家似乎不难。他家在天主教堂后面,和城北警察局旁的洋灰大桥连接的大道边。房子离道路有几米远,庭园却紧接在马路边。占地那么广的建筑,在逐渐繁荣的大学城里无法期待它还能以一般家庭住宅保留下来。当然,我所想的一般住宅,只能是像学妹迁入的二层或三层洋房,不是朝鲜式瓦屋。可事实推翻了我的想象,在这时代盛气凌人的潮流下,那座朝鲜式瓦屋超然独立于城市中。不知是不是因为大门边的其他房子都变成了四五层的楼房,本来往后退一步看更觉堂堂屹立的宅院,现在却显得深陷在高楼大厦之间。以前向着大马路开放的外部庭园设了铁门,是唯一的变化。铁门倔强地深锁着。那里面的朝鲜瓦屋虽然和周遭的高楼并列,却因为铁门而采取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隐遁姿态。铁门与胸齐高以上的部分是栅栏,可

以看到里面,但院里树木种得密密匝匝,所以不见虹拱门。树间本来应有供人来往的小径,但树枝实在延展得太茂盛,连视觉上供人窥探的径路都不可寻。

看来现在的主人也很喜欢花草树木。突然,脑中闪过一个奇想:建筑物说不定也有灵魂之类的存在。我像触到冰块,打了个寒噤。虹拱门家的厢房庭园固不用说,内院也种满了花木。在后园,甚至还有收藏冬天不耐寒的柳叶桃、石榴、芭蕉等树木的地窖。五月,厢房庭园里盛开的紫丁香伸出墙头,路过的人们都要抬头看着虹拱门,耸着鼻子放慢脚步或干脆停下,好像想在身上熏染一点儿花香。

我踩着支撑铁门门柱的石台,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张望,除了整整齐齐的朝鲜瓦屋屋顶以外,再也看不到什么。朝鲜瓦屋顶很费手工。而且最近够格的瓦匠难求。从前瓦匠的工资是泥水匠的三倍。没有好手艺只相信瓦匠身价的传闻很容易受骗。看到大都会里的水泥森林中偶尔一见的朝鲜瓦屋那惨淡衰颓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保存传统建筑”云云是多么不负责任的空头支票。那男孩的家看来每年进行整修,瓦沟的线条整齐且光泽润滑。照顾屋瓦是个必须投资金钱和诚意的麻烦事,那么现在的主人决不是吝于付出,也不是卖不掉房子勉强住下,而是非常爱惜朝鲜瓦屋的有福之人。那男孩的家遇到了一个好主人,不仅为它高兴,更让我感动。他们一家离开那幢房子是在我结婚的时候,这段岁月即使是书面上所有权的转换也应该有十次以上了。

外院树木种得太密看不到虹拱门真是件遗憾的事。树是常绿树一般叶子厚实有光泽的灌木,但比常绿树更高大。我好奇那是什么树,学妹告诉我是菩提树。她对植物的知识渊博,不仅是树木,一些小小的花草如果不知道名字绝不轻易作